

咖啡或将在70年后灭绝

从现在起,你可能还能喝30年的咖啡。而且你喝的咖啡将越来越贵,且不要指望味道越来越好。根据澳大利亚&新西兰气候研究所8月29日的报告,如果全球变暖趋势继续恶化,到2050年,全球将有一半以上的咖啡种植区不再适宜种咖啡,墨西哥在2020年将失去大部分种植园,尼加拉瓜可能在2050年失去大部分咖啡种植区,坦桑尼亚预计到2060年咖啡产量达到“极低水平”,而对培育咖啡遗传多样性非常重要的野生咖啡品种如阿拉比卡,可能会在2080年灭绝。

目前全球咖啡产业价值190亿美元,每天消费22.5亿杯咖啡。自1960年以来,全球咖啡消费量增加了两倍,近几年来咖啡需求上涨幅度加快。接下来十年内,全球咖啡产量必须增加4000万到5000万包(60千克每包)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然而这个数值比现在全球最大的咖啡生产地巴西一年能够生产的咖啡数量都要多,而且巴西的咖啡产量正在下滑中。咖啡产量的下降不仅会影响全球的咖啡爱好者,更是影响着70多个国家、依赖咖啡为业的1.25亿人的生计。

气候变暖正在影响全球各地的咖啡种植和生产。咖啡适宜在热带地区生长,而那里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冲击更快更猛。根据2016年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在面临极端天气侵袭的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就有7个国家是咖啡生产国,包括洪都拉斯、海地、菲律宾、尼加拉瓜、越南、泰国和危地马拉。这些国家的咖啡豆产量占全球产量的四分之一。

在坦桑尼亚,240万人受益于咖啡产业,当咖啡种植农场的最低气温每上升1℃,每公顷咖啡产量就会下降约137千克。自1960年代以来,坦桑尼亚的咖啡产量出现50%的跌

气候变暖,咖啡告急

◆ 龚灿

气候变暖正在影响全球各地的咖啡种植和生产。根据2016年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在面临极端天气侵袭的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就有7个国家是咖啡生产国,包括洪都拉斯、海地、菲律宾、尼加拉瓜、越南、泰国和危地马拉。这些国家的咖啡豆产量占全球产量的四分之一。

幅。在印尼,咖啡农民也在抱怨干旱使他们的咖啡种植减产。

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而当地降雨量则减少了15%。作为全球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巴西也受到极端气候变化和干旱的影响,2014年咖啡产量减产三分之一,这导致2014年2月下旬巴西市场咖啡期货价格上涨了70%。

气候变化对尼加拉瓜的影响尤为严重。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约75万人直接或间接依赖咖啡产业,咖啡产值占该国GDP的比重达到20%。尼加拉瓜政府也深感担忧,由于气温上升以及降雨量减少,该国目前的咖啡产区到2050年时将只有80%不再适宜种植咖啡。

除了气候变暖直接影响咖啡产量以外,极端气候也导致病虫害的增加。从2012年到2014年,中美洲爆发大规模的咖啡叶锈病,导致咖啡减产270万包,将近35万人失去工作,造成5亿美元损失。最近几年,中美洲的咖啡产量下降幅度高达40%左右。如今咖啡叶锈病仍在蔓延,哥伦比亚山区因为气候凉爽非常利于这种病虫害的蔓延。

咖啡叶锈病波及墨西哥和中美洲咖啡种植园中的15%的阿拉比卡咖啡。阿拉比卡是拉美最主要的咖啡品种,占全球咖啡供应的70%,在巴西阿拉比卡咖啡的比重更是高达80%。这一咖啡品种对环境特别敏感和挑剔,适宜在18℃至21℃之间

的高海拔地区生长,超过23℃,植物生长过快,影响咖啡产量以及香气、味道。而且在温暖环境下,害虫繁殖和传染速度也会加快。

在东非,咖啡种植园也将面临一种原产于刚果的咖啡果小蠹害虫的袭击风险。这种害虫一般存活于海拔1500米以下的区域,如今研究发现这种病虫害已经往海拔更高区域蔓延。在乞力马扎罗山区的咖啡产区,这种病虫害发生地的海拔比上个世纪高了300米。科学家预测,当气温上升1℃-2℃后,咖啡果小蠹虫害完全有可能在本世纪全面暴发,从赤道地区向纬度更高地方的山区蔓延。

不种咖啡改种可可

受气候变暖对咖啡种植生产的冲击,中美洲农民阿韦拉多·阿亚拉做出一个艰难决定,将位于萨尔瓦多传统咖啡生产地圣胡安特佩斯科斯的咖啡种植园改种可可树。阿亚拉在玻利维亚拉巴斯的中南部有一个咖啡种植园,那里海拔600米至1000米,非常适宜种植咖啡,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咖啡生产越发困难。

因为干旱以及病虫害,咖啡价格过去几年波动巨大,墨西哥和中美洲多国遭受重创。一些地势较低地区的许多咖啡生产商已经放弃了咖啡种植,或者将土地卖给城市开发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气候难民”。阿亚拉则开始研究种植可可的好处,包括生产成本更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高、在环境方面更利于保护

水域和野生动物等。比如在人工方面,种植可比咖啡需要的工人要少,成本投资要比咖啡少40%。在当地,那些过去种植咖啡的生产商开始培育可可,“干旱和气候变化使得当地无法再种植咖啡,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生产可可。”阿亚拉说。

路易斯·莫雷诺是尼加拉瓜重要的咖啡种植产地希诺特加省的农民,他说当地的许多生产商已放弃了种植咖啡而改种可可。作为当地人民社区行动协会的技术协调人,自2014年起,莫雷诺就为小生产者提供可可种植和技术帮助,他表示这项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成功。

可是中美洲的原生物种,当16世纪初西班牙人来到中美洲时就发现土著人使用可可种子作为货币使用。19世纪时,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引进了咖啡,大量可可种植地被改种咖啡。萨尔瓦多全国土著协调委员会委员内斯特·佩雷斯说,土著社区从2014年起开始重新引入可可树种植。

虽然咖啡生产遭遇诸多困难,但也有些农民正在努力恢复自己的咖啡种植。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雷西诺思在其位于萨尔瓦多中部哈亚克地区的咖啡种植园中,间杂种植了4公顷可可和其他果树,实现多元化生产。这是萨尔瓦多农业部帮助300多位农民应对气候变化支持的项目的一部分。在雷西诺思看来,如果他的咖啡作物再遭叶锈病侵扰,从可可作物所得利润可缓解部分损失。

傅海澜传

董煜



31. 只有一次发了火

司徒爷爷被监禁,父亲被软禁,家里的生活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没了生活来源。1937年,日伪政府知道傅泾波的能量,曾想请他出任海关总监一职。这可是个很多人想得都得不到的肥缺,却被傅泾波一口回绝,现在傅泾波被软禁在家,家中一二十口人的生活顿时没了着落,幸亏傅泾波平时侠肝义胆结下的好人缘,经常会有朋友拎着米面前来接济,冬天没到下雪,过冬所需的煤炭柴禾,就已经有人运送上来了,所以,虽然日子艰苦,经常吃的是黑豆、杂粮,但一家人还不至于饿肚子。刘倬汉还让玉华买来胡萝卜和青菜,蒸熟了给大家吃。胡萝卜和青菜含有必需的营养,可以增加营养。

能常来傅家探望的,都是些不怕日本人的。譬如王克敏,身上有个伪政府的职务,行动自由,也能弄到紧缺物资,所以他的经常光顾为傅家解决了不少问题。还有个叫张燕君的,长得高高大大,听说很有背景。他也常来,来总不空手,有时是一袋面,有时是半袋米,傅泾波也不跟他客气,拿来什么就叫下人拎厨房去,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还有一位就是“民国四少”之一的张伯驹。张伯驹也是旗人,跟傅泾波一样酷爱京剧,两人是朋友,以前倒也不常串门,但知道了傅泾波眼下的状况后,反倒经常往来了,他的妻子潘素还特地为傅泾波画了幅山水题了泾波先生的名号差人送来。

知道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为了不给家人和朋友招惹是非,傅泾波干脆“画地为牢”,把自己关在家里。书房旁边有个院子,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傅泾波在院子里养了一大窝鸡,足足有三四十只之多,早晚喂食,精心看护,不但把鸡养得个个肥美,还培养出了感情。为了不让大家打鸡的主意,他给大家下了道禁令,只能吃蛋,不许杀鸡。

尽管傅泾波足不出户,日本人还是不愿轻易放过他,经常会有背着枪的日本兵上门,二话不说就把傅泾波带走,关个一两天才放

回来。当时的宪兵司令部就在如今北大红楼的二楼和地下室,只要傅泾波一被带走,刘倬汉就会担惊受怕彻夜难眠,直到傅泾波安全回来。

海澜家对门的那户人家,父亲也是帮日本人做事的,可那天海澜亲眼见几个日本兵进了对门搜查,不大会儿,又进了自家的门。等日本兵走后海澜回家打听,才知道对门那家的儿子是共产党,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被搜了出来。日本人不知从哪得知父亲也有一台,让父亲上交。父亲的那台收音机其实就藏在书房里,推说坏了扔了,日本人居然信了,也没搜。

傅泾波平时话少,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很少对人发脾气,只有一次发了大火。那天有人送来几张戏票,是梅派的著名戏码,刘倬汉让孩子们换上衣服,准备带大家去看戏。自打日本人进城,家里就一直没有笑声,难得有戏看,自然个个高兴高采烈。邓树生的车子一直停在车库里,闲着,听说有戏看,他也高兴,连忙说开车送大家去戏院,自己也好蹭戏看。正说得开心,忽听咣咣一声响,傅泾波书房里的痰桶被摔到了客厅前,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随即听到傅泾波大声说:“国难当头,还去看戏!”全家鸦雀无声,谁还敢回嘴啊,只好一个个悄悄回房去了。戏没看成,让海澜很沮丧,要知道,那天的戏码里有她最喜欢的“小放牛”啊。

海澜家里有条狗,长得很漂亮,黄黑色的毛,黑眼睛,有点像德国黑背。那狗是在海澜的再三哀求下母亲才让她养的,平时灵活乖巧,极通人性,但遇到街上的恶犬,它又会极其凶悍地护住主人,所以海澜为它取名“老虎”。有一天,李春忘了关大门,“老虎”溜溜跑了出去,正好在大街上遇到三个日本宪兵,平时从不随便咬人的“老虎”忽然发起威来,在一个日本兵的大腿上咬了一口,日本人疼得哇哇叫,举着刺刀就追,说来也怪,见到熟悉的家门,“老虎”居然过门不入,拼命带着日本人在各个胡同里绕圈子。到了晚上,也不见“老虎”回来,大家非常伤心,以为“老虎”一定惨遭日本兵杀害,谁知等天黑透了,它却回来了。海澜那个开心啊,抱着它不停地亲,奶奶还宣布,今后谁都不许打“老虎”。后来老虎得病死了,海澜把它埋在后院的竹林里,还给它竖了一个木头桩子的“碑”。

49. 作文得奖了

这天玩得很开心,但第二天去上学,我却有点害怕了,怕那家伙找到学校里来,只要一打听长着两扇大耳朵的小孩,白发百中就会找到我。这种事情不能想,越怕什么,什么就会来。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顾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语文课,讲小英雄雨来的故事。天突然就暗下来了,雷声隆隆,随后便是瓢泼大雨。这似乎是在烘托气氛,因为紧接着,教导主任皮公德出现在教室门口,目光四下扫射着。我的一下子停止跳动,皮肤也开始发痒,脑子里只想着,坏了,又要吃毛栗子了,连顾老师问我什么都没听见。皮公德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我,说:“说呀,大声说出来。”到了这个地步,只能坦白了。皮公德肯定什么都知道了,那个掉了半两粮票的家伙找上门来了,说不定现在就站在教室门口。我低声说:“是我干的。”皮公德阴险地说:“拿出点勇气来,说的大声点。”我大声重复了一遍。顾老师刚想说什么,皮公德抢在她前面说:“怎么只说了半句啊?还有呢?”我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是我干的。粮票,半两粮票。”不知为什么,教室里一下子哄笑起来,皮公德和顾老师也笑了起来。田甜笑着说:“错了,错了。”我顿时只觉得莫名其妙。顾老师笑着说:“鬼子抓住小英雄雨来的时候,雨来是怎么说的?刚才周大毛同学只回答对一半,哪个同学能准确回答?”田甜把手举得很高。顾老师示意田甜回答。田甜站起来,胸脯挺直大声地说:“是我干的。粮食我都藏起来了,打死我也不告诉你们。”顾老师点点头说:“小英雄就是这样回答鬼子的。记住,是粮食,不是粮票,而且也不止半两,有很多。”教室里又哄笑起来。皮公德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大家都不敢再笑了。顾老师说:“周大毛以后要认真听课,上课时思想不要开小差。”皮公德笑着说:“外面下雨了,不少家长送雨伞来,我都放在教室门口了,下了课自己来认领。”说罢,皮公德就走了。还好,只是虚惊一场。眼下顾老师见我一副害怕的样子,笑着说:“去吧,是好事。皮老师夸你作文写得好,要送去参加市里的作文比赛呢!”我长长松了口气。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皮公德正摇头晃脑地在念一份东西,念完了,把笔一摔,两只手噼里啪啦在桌子上打了七八下,然后仰倒在椅子上说:“生花妙笔,妙笔生花啊。”我听不懂这个能颠来倒去地念的话是什么意思,不过小皮匠也有这套颠来倒去说的本事,譬如“亏本生意,生意亏本”,譬如“一副前后掌,前后掌一副”。皮公德看到我呆在门口,张开双手向我扑了过来,亲切地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到桌子边,说:“我调查过了,确实是写的。这方面你那个当皮匠的爸爸帮不了你什么忙。我稍微帮你改了改,你就坐在这里抄一遍,字迹尽量写端正。嘿嘿,这篇作文很有可能在全市的小学生作文比赛里得奖。”

等我抄写的时候才发现,这篇作文其实应该署皮公德的名字。不光我爹小皮匠的那段话不见了,还添上了我妈常给我回忆旧社会的苦,我妈身上伤痕累累,都是地主打的。我妈让我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还说我虽然是个孤儿,但新社会

孤儿一点也不孤,老师和邻居大娘待我比亲妈还亲等的话。这些话我没法说它错,可小皮匠还活得好好的,我该不该说皮匠?再说邻居大娘是谁?是宁波阿娘?我把心里的疑问对皮公德说了,“啤酒瓶”连续请我吃了四五只毛栗子,说了一串“奇哉怪也”。皮公德说:“老师在你作文上加的一些话,是你心里想说但却写不出来的,是吧?”“啤酒瓶”后面寒光闪闪,我赶紧拼命点头。皮公德笑了:“这就对了。这篇作文就是你写的,老师只是替你改了几个错别字。嘿嘿,你很聪明,一点就通。”我脑子里一团糨糊。

没想到,写我娘的那篇作文,真的在市里的小学生作文比赛里得奖了。那天,皮公德和顾老师领着我到少年宫领奖。我们都很高兴。皮公德满面春风,觉得很有面子。静安区的小学只有两篇作文得奖,除了我,另一篇是威海路小学的一个女孩写的。不过我的奖好像比那女孩高级,那女孩只拿到了几张书签,我除了书签,还有好几本书。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威海路小学的教导主任修改作文的本事不行,不及皮公德。

同和里

王承志



同和里街景